



《人潮汹涌》： 翻拍电影的市场挫折与创新尝试

詹庆生

在创造票房新纪录的2021年春节档,《人潮汹涌》遭遇了意料之外的挫折。本片虽然事先未被广泛看好,但以其原作基础、主创实力、明星影响、类型期待而言,其市场表现之低迷仍令人吃惊;它在首日就掉了队,早早成为了春节档竞争中最早的“出局者”。与此形成反差的是,其评分却在某平台的同档期影片中排名第二。好在随着长假结束,影片口碑效应逐渐显现,迄今累计票房逼近7亿元。

《人潮汹涌》所遭遇的市场挫折,口碑与票房之间的巨大落差,成了本次春节档等待破解的谜团之一。作为一部翻拍电影,《人潮汹涌》的成败得失亦值得探析。近几年来,电影翻拍虽有《英雄本色2018》、《追捕》等公认为翻拍佳作,《人潮汹涌》的成败得失亦值得探析。近几年来,电影翻拍虽有《英雄本色2018》、《追捕》等公认为翻拍佳作,《人潮汹涌》的成败得失亦值得探析。近几年来,电影翻拍虽有《英雄本色2018》、《追捕》等公认为翻拍佳作,《人潮汹涌》的成败得失亦值得探析。

《人潮汹涌》翻拍自2012年的日本影片《盗钥匙的方法》,后者为《电影旬报》年度十佳,更获得日本电影学院奖最佳编剧奖,2016年的韩国翻拍版本《幸运钥匙》评价也不错。中国版的《人潮汹涌》即票房受挫,其评分亦不低,足见原作提供的基础是相当扎实的。

电影翻拍的难题在于,既要准确把握和保留原作的精髓,又不能照猫画虎,要进行必要的本土化改造和创新。《人潮汹涌》,包括《幸运钥匙》都保留了原作的核心创意。这是个“互换人生”的故事:杀手在课堂滑倒失忆,人生失意自杀未遂的“废柴”演员捡走其钥匙,职业与性格迥异的两个人开始了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互换人生”的题材其实并不新鲜,此类作品多是喜剧或其交叉类型,如《你的名字》、《羞羞的铁拳》、《与冤家约会》、《小姐好辣》、《我身体里的那个家伙》、《天生一对》等,通过身份互换甚至性别倒错来制造喜剧效果,或者由不同身份、性格和人生际遇的对照反差来传达某种生活感悟。《盗钥匙的方法》及其翻拍本想要表达的则是,在更换身份之后,杀手即面对与失意演员相同的环境和职业,却可以通过强大的自律精神和严格的自我要求,开启一段不一样的人生。同一间小屋,可以混乱污秽也可以焕然一新,同样做群演,可以敷衍了事也可以钻研进步甚至崭露头角。外部原因只是懒惰混世者的借口,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才是开启人生新篇章的幸运钥匙。这个颇有心灵鸡汤味的主题,在片中鲜明极致的人生境遇对比中,倒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而《人潮汹涌》并未止步于此,导演饶晓志为其添加了对于普通人生命的关注,就像片中高潮一幕那样,小人物之间温暖甚至热血的相互扶持与支撑,显然都延续了《无名之辈》的主题。生存的艰难也被放大了,周全在笔记本中写下触目惊心的“活下去”,他不仅去做群演,晚上还去扮小丑,想尽办法得让自己活下去。即使片中的反派晖姐,也曾有过漫长的底层挣扎的经历。这种打工人的艰难与辛酸显然是原作中没有的。《人潮汹涌》试图添加和描述的是一群“无名之辈”的群像,是小人物卑微的尊严。

影片尽力为故事设置了一个本土化语境:泛滥的信用卡信件、住在病房过道的病人、长租公寓“爆雷”、身着西

装的各类中介、“你是什么垃圾”的流行梗、自取快递拒、追求十万加的自媒体等;加入了诸多中国电影的致敬元素:路阳、郭帆客串《刺杀小说家》和《流浪地球》的电影导演,群演对《旺角卡门》中张学友经典表情的Cosplay,《喜剧之王》的插曲以及《演员的自我修养》、《无间道》、《天若有情》等刘德华电影中的经典造型,甚至由郭帆亲口对刘德华说出“感谢你对中国电影做出的贡献”;片中还有导演的各种自我致敬:《你好,疯子》中的表演,《无名之辈》的歌曲,话剧《你好,打劫》甚至在片中出现了三次,而塞缪尔·贝克特的《终局》海报、彼得·布鲁克的名句、周全寓所窗外的舞台化布景、高潮跌宕的剧场风格表演等则显然是导演挟带的“私货”。在日韩版本中,“废柴演员”角色都是最为“拉胯”的部分,本片中亦如此,但本片中万茜的独立女性设置,尤其是黄小蕾饰演的晖姐,则可看出二次创作的积极尝试。

然而,作为翻拍的《人潮汹涌》有着成功原作的基础,使用了超级明星,改编亦不可谓不用心,却为何会遭遇票房挫折?这当中或有类型重叠、档期选择等原因,但回顾在春节档完成逆袭的黑马影片,如《红海行动》以及今年的《你好,李焕英》,无不是靠着自身过硬的品质,或者与观众之间的深情情感共鸣才能脱颖而出,而客观地说,《人潮汹涌》的品质或还不具备大幅逆袭的实力。

与日韩版本比较,《人潮汹涌》有几个明显的不足。首先是在故事核心设定上弱化了人物的极致性,导致反差性和戏剧性不足。原作故事的核心设定,是“冷血杀手”和“废柴演员”之间的反差性。杀手的暴力与强悍、计划与自律意识、勤奋与进取精神,与“废柴”的软弱、懒散、懒惰、无目的、无追求之间形成反差并由此创造喜剧效果。日本原版中,香川照之先天的莽汉形象,与原雅人的文弱之间足以形成反差。韩国版中,粗豪杀手的形象更被戏剧性地放大,柳海真虽然失忆,却靠着过人身手打出一片天,成为冉冉升起的电视明星,还凭借娴熟刀法成为网红厨师,习惯用暴力解决问题却不会拍马戏更是片中的名场面。而在《人潮汹涌》中,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周全的杀手身份几乎被稀释到了极致。唯一的“杀戮”场面仅用几个远景镜头暗示,连脱下手套和“血衣”的镜头都直接删除了。由于年龄及语言的先天局限,刘德华饰演的杀手不仅未能呈现出任何杀手的特质,甚至显得过于卑微和孱弱。作为群演,在其还未真正展现超凡表演能力之时,导演就已经迫不及待献上了对于刘德华演艺成就的致敬。弱化杀手身份,不仅弱化和模糊了其性格和技能,也模糊了影片的反差和戏剧效果。

更为关键的,是影片在进行文化改造和植入时造成的某种拼贴感,在叙事上又过于大而化之,缺乏严密的逻辑与细节支撑,导致影片内在张力与说服力不足。《盗钥匙的方法》是较为典型的日本黑色喜剧,并不追求宏大的格局、场面和奇观效果,而是更突出精巧的叙事结构,在谨严又夸饰的表演方式配合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该片之所以经典,除了互换身份的核心创意,更在于那些细致入微、前后呼应的细节支撑,系统建构了人物性格和故事走向的合理性,形成了颇富趣味的观赏效果:古典音乐、强迫症式的计划狂,秉性爱好的共通性,为跨越阶层的男女主人公的相爱提供了足够的细节支撑;音乐不仅表明个人

趣味,还是主人公的记忆唤醒工具;出版社的奢侈收藏品杂志,最后完成了戏剧化的反转;看似闲笔的爱情心跳台词,此前采访过的邻居“宅女”等,直到彩蛋还在创造戏剧性,不仅展现了男主的性格转变,也点明了影片的爱情主题。

然而在《人潮汹涌》当中,虽然也使用了笔记等元素,但它们显得过于大而化之,既未突出强调亦未能形成呼应关系。片中确有大量的本土化转换和植入,但有些元素之间似未产生有机的化合作用,尤其是那些所谓的“致敬”,或只是电影圈的“内部梗”,或只是导演的某种自恋式呈现。它们多是被动硬嵌入,彼此间并无呼应关系,这多少使叙事显得破碎,甚至成为无意义的拼贴,如原作中的彩蛋是前后呼应的,而在《人潮汹涌》中,则是脱离剧情的多余。与韩国版一样,本片的故事与人物还存有许多逻辑漏洞,比如小九叙事线的中断、肖央性格与行动变化、男女主人公童话般的爱情线等还显得生硬和单薄。

《人潮汹涌》改编较大的是结尾,这个段落相比原作要更加激烈,场面也要大得多,然而其效果却差强人意。原作的结尾虽显得较为温吞,但仍然有着相对严格的逻辑,尤其是其中的反转颇有反讽的趣味性。而《人潮汹涌》虽然也有新增的亮眼设计(如假扮国际刑警及失败,以及晖姐的反应等),但整体上似乎成了一段失控的“乱地”,其导火线居然只是一个莫名其妙误会。对于荒诞喜剧来说,误会原是基本技巧,但如此的高潮叙事似乎显得过于随意,也并没有产生类似科恩兄弟电影那样荒诞的宿命感。此外,虽试图为角色添加小人物的情感光谱,但本片毕竟建立在一个高度假定性的戏剧框架之中,周全是在努力生存,但这只是短暂的底层生活体验,他终究属于那些奖项和奖章所暗示的精英阶层,这也使观众很难像《无名之辈》那样与角色产生深层的情感共鸣。

电影翻拍必然面临与原作甚至其它翻拍版本的对比,这有点像是一种艺术竞赛,同一个故事,看谁讲得更出彩更动人。《盗钥匙的方法》作为原型,奠定了一个极具创意的黑色喜剧框架,格局不大,但更加集中、纯粹、精巧、完整,带着一种日式喜剧的拙朴动人感,所获评价也最高。《幸运钥匙》选择了商业类型化的改编方式,更加夸饰了戏剧化、喜剧效果显著,却也流露出满满的套路感,逻辑漏洞相当明显。而《人潮汹涌》做了大量的本土化改造,不乏某些创意亮点,导演甚至试图为其赋予某种作者性,但这种表达的个人性与市场压力下的商业性之间似乎还存在着割裂,导致其自身的逻辑难以自洽,而过多的文化植入和所谓“致敬”造成的拼贴感,又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和损害了它的极致性与完整性。

《人潮汹涌》不失为一部有特色的改编之作,但较之于原作却还有较大的差距,仅从商业娱乐效果而言,甚至可能也不如韩国版。这或许正是其遭遇市场挫折的内在原因。电影翻拍没有必赢的公式,但也不是毫无规律可循的玄学,既要克服种种或隐或显的文化折扣甚至先天折损,又需在保留原作精华与本土化创新之间取得平衡,这同样是对艺术创造力的一种挑战。所以,虽然效果不甚理想,就其所进行的种种创新努力和尝试而言,《人潮汹涌》仍然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为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

“硬”技术与“软”着陆 ——评《新神榜:哪吒重生》

盘剑

近年来,国产动画电影的视效技术可谓突飞猛进,从《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开始,《大鱼海棠》、《白蛇:缘起》、《哪吒之魔童降世》、《姜子牙》等,制作一部比一部令人震撼,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影像奇观;而春节档上映的《新神榜:哪吒重生》又似乎超越了前面所有影片,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已可称得上国产动画电影中的“重工业”之作。

据说“影片中具有特效元素的镜头多达1838个,每个特效镜头都由高达几十层的元素构成”(饶曙光:《内容和口碑始终是“硬核”》,载于2021年2月25日《人民日报》),不论是巨浪滔天的海啸场面、险象环生的海底世界,还是机车追逐的风驰电掣、招招致命的惊险相搏,抑或是呵在角色嘴上香烟烟头隐约的燃烧和袅袅的青烟、倒在酒杯里伴随角色动作并带有角色情绪的洒水的轻微荡漾,从大的场景到小的细节,无不让人感到既真实又惊异——动画电影不仅做出了真人电影贴近客观世界的“真”,而且还用这种“真”创造了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的虚拟、虚拟的艺术世界。这种制作技术与动画艺术高度融合所创造的视效神话,正是“重工业动画”主要的“重”之所在。

作为一部“重工业动画”,《新神榜:哪吒重生》还表现了强烈的类型意识,并对既有类型进行了一定的改造:它以经典IP《封神榜》为背景,通过角色的“转世”讲述一个连接现实生活的神话故事,同时融入“黑帮”、“机甲”等多种类型片元素,形成了一个“前世恩怨”推动“今生追杀”的情节结构。在这样的情节结构中不仅影片的世界观自洽(不仅可以在现实和神话之间自由切换,甚至能够将现实与神话融为一体),而且人物关系明了、故事线索清晰、矛盾冲突集中,各种追逐、打斗能够充分展开,情节环环相扣、步步发展——整个叙事虽然类型杂糅但却并不生硬,也没有明显的逻辑“硬伤”。

当然,“重工业动画”应该是大投资、高回报的——该片仅从1838个特效镜头看其投资就显然不会少,但票房却差强人意,估计总票房难以突破5亿元,远不如《姜子牙》(16.03亿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9.56亿元),甚至比不上《大鱼海棠》(5.74亿元)和同时上映的《熊出没:狂野大陆》(5.82亿元)。其原因应该引起重视,需要深入分析。

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以近10亿票房创造了中国动画史上的一个奇迹之后,不仅专业的影视企业和大资本开始重视并正式进入动画电影行业(此前主要是少数新成立的动漫公司利用有限资金在创作一些小制作的动画电影,成本稍高便力有不逮、即陷困境,包括《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大鱼海棠》一开始都是小型动漫公司运作,整个制作过程由于资金的缺乏前后都拖了8到12年,最后还是因为被专业影视企业“收编”获得了大投资才得以最后完成),而且“瞄准”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的经典IP,如《西游记》、《白蛇传》、“封神”系列等。

对于动画电影来说,这样的题材选择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因为神话传说能够充分发挥动画“无中生有”,

特点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也更适合做“重工业动画”的大场景、奇异世界和剧烈冲突,创造视效奇观;而几个经典IP又几乎家喻户晓,孙悟空、哪吒、姜子牙、白娘子、小青、许仙等哪一个不是自带话题和“流量”?不仅如此,迄今为止这些动画电影对上述经典IP的处理方式也没有问题,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新式的“改写”而不是传统的“改编”——传统文学、戏剧的影视/动画“改编”一般会保留原著的主要内容甚至情节结构,只是着力于艺术样式的转换(如从文学、戏剧到动画或电影、电视剧),当然也会因为艺术样式的不同而对情节结构略作调整;而目前所知最早来自港片如周星驰《大话西游》的对经典的“改写”却往往只借用原著的故事背景和角色的“外壳”,重新创造情节并塑造性格、经历和内心世界可能与原著中的原型有很大不同的全新的角色。

例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表现的便是孙悟空因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侥幸出来后从沮丧到重新振作的一段心路历程——《西游记》原著中是没有这一段描写的,猴子一出来就直接跟着唐僧去西天取经了;《哪吒之魔童降世》更是将《三教搜神大全》、《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作品中描写的英雄仙童重塑为一个“魔性顽童”。这样的“改写”既避免了与原著及其他改编之作的重复、雷同,同时又又可以拓展原有IP的创造空间;作品既可以借助经典的巨大影响力,又能驰骋想象、创新意识——这应该是这一类国产“重工业动画”共用“改写”并因“改写”而屡获成功的重要原因。

那么问题是,《新神榜:哪吒重生》同样也是这样操作——哪吒既转世为现代青年“李云祥”,又拥有哪吒的信息并能重获哪吒的神功,在“是”与“不是”之间角色和故事都有足够的创新、创造空间,可为什么其最终票房却远不如前面几部影片?这其中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或某种内在的规律、机制呢?

既然一路梳理、分析下来,关于与“重工业”、“大投资”、“硬技术”相配套的题材选择——“聚焦神话传说的经典IP”,及其处理——“改写”都没有问题,那最后就看故事和表达的创新、创造空间,或有意无意地挤压了思想、情感的空间,如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最初的国产电影“商业大片”。如此,则有可能使“重工业动画”沦为“景观动画”,失去丰富的叙事和深刻的表达能力,也难以持久地抓住观众,与接受者产生深度的黏合力。实际上,“重工业动画”不仅需要技术之“硬”,还必须有艺术之“软”,即通过创新的故事、丰富的情感、鲜活的思想、有效的共鸣点,让令人震撼的“硬技术”在观众完全投入的接受中成功地“软着陆”。这样,“重工业动画”的大投资才会获得相应的高回报——当然除了经济回报,还希望能有等值甚至超值的艺术、文化回报。

(作者为浙江大学影视与动漫游戏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